

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十四卷

行素集 披荆集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十四卷

行素集
披荆集

林语堂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行素集	(1)
序	(3)
论幽默	(4)
萨天师语录	(18)
萨天师与东方朔	(18)
文字国	(21)
上海之歌	(24)
论政治病	(27)
民国廿二年吊国庆	(31)
我怎样买牙刷	(32)
杂说	(38)
论中西画	(40)
附 跋徐讦《中西艺术论》	(42)
有不为斋解	(44)

与德哥派拉书	(48)
怎样写“再启”	(52)
宗教与脏腑	(57)
《作文六诀》序	(61)
作文六诀	(63)
论西装	(73)
言志篇	(78)
女论语	(83)
基本英文八百五十字	(88)
大暑养生	(94)
夏娃的苹果	(96)
跋牛羊之际	(98)
说避暑益	(100)
白克夫人之伟大	(104)
婚嫁与女子职业	(107)
《论语》周年秋兴有感	(111)
《世界标准英汉辞典》之荒谬	(114)
我的戒烟	(118)
谈言论自由	(123)
春日游杭记	(128)
思满大人	(134)
让娘儿们干一下吧！	(139)
 披荆集	 (143)

论文(上篇)	(145)
一 性灵	(146)
二 排古	(148)
三 金圣叹代答白璧德	(148)
四 金圣叹之大过	(149)
(下篇)	(151)
一 性灵之摧残与文学之枯干	(152)
二 性灵无涯	(154)
三 文章孕育	(155)
四 会心之顷	(156)
会心的微笑	(158)
答青崖论“幽默”译名	(160)
《笨拙》记者受封	(162)
答平凡书	(164)
论笑之可恶	(165)
方巾气研究	(168)
二十二年之幽默	(174)
周作人诗读法	(178)
新旧文学	(180)
得体文章	(182)
文章无法	(184)
说文德	(186)
论语录体之用	(188)
可憎的白话六四	(193)
跋《文言文之好处》	(196)

答周劭论语录体写法·····	(197)
语录体举例·····	(198)
国文讲话·····	(204)
伦敦的乞丐·····	(207)
秋天的况味·····	(210)
为蚊报辩·····	(212)
说通感·····	(214)
《辞通》序·····	(217)
从梁任公的腰说起·····	(220)
增订《伊索寓言》·····	(223)
一 龟与兔赛跑·····	(223)
二 太阳与风·····	(225)
三 大鱼与小鱼·····	(226)
四 冬天的豪赌·····	(227)
脸与法治·····	(228)
中国何以没有民治·····	(230)
又来宪法·····	(232)
说难行易·····	(234)
如何救国示威·····	(235)
涵养·····	(237)
半部《韩非》治天下·····	(239)
拟某名流为李顿报告发表谈话·····	(241)
你不好打倒你之下文·····	(243)
文章五味·····	(244)
哀梁作友·····	(246)

孔子亦论语派中人·····	(248)
新年恭喜·····	(250)
诵经却倭寇·····	(252)
个人的梦·····	(254)
吃糍粑有感·····	(255)
糍粑与糖元宝·····	(257)
刘铁云之讽刺·····	(259)
吸烟与教育·····	(263)
纸烟考·····	(265)
等因抵抗歌·····	(266)
中国究有臭虫否·····	(268)
蚤虱辩·····	(272)
编辑滋味·····	(274)
梳、篦、剃、剥及其他·····	(276)
金圣叹之生理学·····	(278)
民众教育·····	(280)
哈佛味·····	(281)
郑板桥“共产党”·····	(282)
黏指民族·····	(284)
编辑罪言·····	(286)
答灵犀君论《论语》读法·····	(288)
附 答广德书·····	(291)

行 素 集

序

以一向来未读新闻学的人当编辑，向来未读文学概论的人评阅文稿，只胡乱做将去，遂有今日一方交口称誉又一方誓死铲除之《论语》。起初亦学编辑评论时事，期期难免有许多应时点缀文章。但一则厌看日报，二则时评文章，自觉无聊，三则风头越来越紧，于是学乖，任鸡来也好，犬来也好，总以一阿姑阿翁处世法应之，乃成编辑不看日报之怪现象。只因报既不看，要人到码头也，未到码头也，大会闭会也，未闭会也，宪法起草完毕也，未完毕也，训政时期已过也，未过也，全然不知道；而与亢德已有前约，一篇文章，期期非交不可。于是信手拈来，政治病亦谈，西装亦谈，再启亦谈，甚至牙刷亦谈，颇有走人牛角尖之势，真是微乎其微，去经世文章远矣。所自奇者，心头因此轻松许多，想至少这牛角尖是我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来统制，遂亦安之。孔子曰：汝安则为之。我既安矣，故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此篇所收，类皆《论语》廿七期以后“我的话”栏中所发表及廿七期以前三五篇比较成篇的文章。余一年半来所作拟选六十余篇收入《披荆集》。此集则毫无披荆斩棘之志，若必为命名，可名之《行素集》。廿三年六月廿二日龙溪林语堂自序。

论 幽 默

One excellent tes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I take to b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ic idea and comedy; and the test of true comedy is that it shall awaken thoughtful laughter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Comedy.

我想一国文化的极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剧及俳调之发达。而真正的喜剧的标准，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

——麦烈蒂斯喜剧论

上 篇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倘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如波斯之天文学家诗人荷麦卡奄姆，便是这一类的。“三百篇”中唐风之无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觉人生之空

泛而唱“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时，也已露出幽默的态度了。因为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达观态度，郑风“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头脑如庄生出现，遂有纵横议论捭阖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称庄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于老子，也无不可。战国之纵横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辩之才。这时中国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确乎是精力饱满，放出异彩，九流百家，相继而起，如满庭春色，奇花异卉，各不相模，而能白出奇态以争妍。人之智慧，在这种自由空气之中，各抒性灵，发扬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穷理，各逞其奇。奇则变，变则通，故毫无酸腐气象。在这种空气之中，自然有谨愿与超脱二派，杀身成仁，临危不惧，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这是谨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为，如杨朱之徒，或是敝疑仁义，绝圣弃智，看穿一切如老庄之徒，这是超脱派。有了超脱派，幽默自然出现了。超脱派的言论是放肆的，笔锋是犀利的，文章是远大渊放不顾细谨的。孜孜为利及孜孜为义的人，在超脱派看来，只觉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执棺槨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不能因君王道统之压迫，遂归消灭。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

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悠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老子庄生，固然超脱，若庄生观鱼之乐，蝴蝶之梦，说剑之喻，蛙鳖之语，也就够幽默了。老子教训孔子的一顿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夫子之骄气与多欲，恣色与淫志，若是而已。”无论是否战国时人所伪托、司马迁所误传，其一股酸溜溜气味，令人难受。我们读老庄之文，想见其为人，总感其酸辣有余，温润不足。论其远大遥深，睥睨一世，确乎是真正 comic spirit（说见下）的表现。然而老子多苦笑，庄生多狂笑，老子的笑声是尖锐的，庄生的笑声是豪放的。大概超脱派容易流于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屈原贾谊，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谓幽默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谓幽默，机警犀利之讽刺，西文谓“郁剔”（wit）。反是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于真正幽默态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显的事实。我所取于孔子，倒不是他的蹶蹢如也，而是他燕居时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蹶蹢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爱的是失败时幽默的孔子，

是不愿做鲍瓜系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时年少气盛杀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爱的是杀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与点也幽默自适之孔子。孔子既歿，孟子犹能诙谐百出，逾东家墙而搂其女子，是今时士大夫所不屑出于口的。齐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讽刺气味。然孟子亦近于郁剔，不近于幽默。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后儒者日趋酸腐，不足谈了。韩非以命世之才，作论难之篇，亦只是大学教授之幽默，不甚轻快自然，而幽默非轻快自然不可。东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国式之滑稽始祖，又非幽默本色。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淡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入的性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诗入陶潜。陶潜的责子，是纯熟的幽默。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衷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庄而扬陶，只见出幽默有各种不同。议论纵横之幽默，以庄为最。诗化自适之幽默，以陶为始。大概庄子是阳性的幽默，陶潜是阴性的幽默，此发源于气质之不同。不过中国人未明幽默之义，认为幽默必是讽刺，故特标明闲适的幽默，以示其范围而已。

庄子以后，议论纵横之幽默，是不会继续发现的。有骨气

有高放的思想，一直为帝王及道统之团结势力所压迫。二千年间，人人议论合于圣道，执笔之士，只在孔庙中翻筋斗，理学场中检牛毛。所谓放逸，不过如此，所谓高超，亦不过如此。稍有新颖议论，超凡见解，即诬为悖经叛道，辩言诡说，为朝士大夫所不齿，甚至以亡国责任，加于其上。范宁以王弼何晏之罪，近于桀纣，认为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都应嫁罪于二子。王乐清谈，论者指为亡晋之兆。清谈尚不可，谁敢复说绝圣弃智的话？二千年间之朝士大夫，皆负经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诸侯，治万乘，聚税敛，即作文章抒悲愤，尚且不敢，何暇言讽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开口仁义，闭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牵为伪，不许人揭穿。直到今日之武人通电，政客宣言，犹是一般道学面孔。祸国军阀，误国大夫，读其宣言，几乎人人要驾汤武而媲尧舜。暴敛官僚，贩毒武夫，闻其演说，亦几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于妻妾泣中庭，施施从外来，孟子所讥何人，彼且不识，又何暇学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为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归灭亡。议论纵横之幽默，既不可见，而闲适怡情之幽默，却不绝的见于诗文。至于文人偶尔戏作的滑稽文章，如韩愈之送穷文，李渔之逐猫文，都不过游戏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在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见很幽默的议论文，如定益之论私，中郎之论痴，子才之论色等。但是正统文学之外，学士大夫所目为齐东野语稗官小说的文学，却无时无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话，元之戏曲，明之传奇，清之小说，何处没有

幽默？若《水浒》之李逵，鲁智深，写得使你时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谏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西游记》之孙行者，猪八戒，确乎使我们于喜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镜花缘》之写女子，写君子国，《老残游记》之写玳姑，也有不少启人智慧的议论文章，为正统文学中所不易得的。中国真正幽默文学，应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犹如中国最好的诗文，亦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

中 篇

因为正统文学不容幽默，所以中国人对于幽默之本质及其作用没有了解。常人对幽默滑稽，总是取鄙夷态度，道学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惧态度，以为幽默之风一行，生活必失其严肃而道统必为诡辩所倾覆了。这正如道学先生视女子为危险品，而对于性在人生之用处没有了解，或是如彼辈视小说为稗官小说，而对于想象文学也没有了解。其实幽默为人生之一部分，我已屡言之，道学家能将幽默屏弃于他们的碑铭墓志奏表之外，却不能将幽默屏弃于人生之外。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即使是在儒者之生活中，做出文章尽管道学，与熟友闲谈时，何尝不是常有俳谐言笑？所差的，不过在文章上，少了幽默之滋润而已。试将朱点所著《名臣言行录》一翻，便可见文人所不敢笔之于书，却时时出于口而极富幽默味道。试举一二事为例：

(赵普条)太祖欲使彦卿典兵，韩王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上不听，宣已出。韩王复怀之请见。上曰，卿苦疑彦虚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能负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此是洞达人情之上乘幽默。

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笃，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与太后之余庆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系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

太祖所言，全是道学话，粉饰话。太后却能将太祖建朝之功抹杀，而谓系柴氏主幼不幸所造成。这话及这种见解，正像萧伯纳令拿破仑自述某役之大捷，全系其马偶然寻到摆渡之功，岂非揭穿真相之上乘幽默？

关于幽默之解释，有哲学家亚里士多得、柏拉图、康德、哈勃斯（Hobbes）伯克森、弗劳特诸人之分析。伯克森所论，不得要领，弗劳特太专门。我所最喜爱的，还是英小说家麦烈蒂斯在剧论中的一篇讨论。他描写俳调之神一段，极难翻译，兹勉强粗略译出如下：——

“假使你相信文化是基于明理，你就在静观人类之时，窥见在上有一种神灵，耿耿的监察一切……他有圣贤的头额，嘴唇从容不紧不松的半开着，两个唇边，藏着林神的谐谑。那像弓形的称心享乐的微笑，在古时是林神响亮的狂笑，扑地叫眉毛倒竖起来。那个笑声会再来的，但是这同已属于莞尔微笑一类的，是和缓恰当的，所表示的是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而不是胡卢笑闹。常时的态度，是一种闲逸的观察，好像饱观